

# 《翠屏山》

## 主要角色

石秀：武生  
 杨雄：老生  
 潘巧云：花旦  
 云儿：小旦  
 海阁黎：丑  
 潘老丈：丑  
 小和尚：丑  
 酒保：丑

## 情节

《水浒传》病关索杨雄的妻子潘巧云，性情淫荡，私通了奸僧海阁黎。杨雄结拜的兄弟，名叫拼命三郎石秀，寄居在杨雄家里，看破了奸情，告诉杨雄。杨雄大怒，酒后回家，质问潘巧云，潘巧云逞媚巧辩，反而诬告石秀调戏她，所以造出谣言。杨雄竟被她所惑，骂石秀不义。石秀含冤不白，就负气而去。晚上等到海阁黎在潘家出来，于是就将海阁黎杀死，拿了他的衣服和潘巧云送给他的女衣去给杨雄看。杨雄气急了，同石秀商量，诱潘巧云往翠屏山烧香，逼迫杨雄将潘巧云杀死。

## 根据《戏典》第七集整理

### 【第一场】

(潘巧云上。)  
 潘巧云 (引子) 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潘巧云坐。)  
 潘巧云 (念) 春逢三月桃花成，雨打荷花满池塘，应时秋月黄花酒，冬来腊梅闻雪香。  
 (白) 奴家，潘氏巧云，配夫石达，石达一死，后嫁杨雄。想那杨雄习学拳棒，不喜枕前之欢。是我与海师父私下勾情，常来常往，不想被石秀看破。石秀在外面必与大郎言讲，搬动是非，大郎回来，岂肯与我干休。石秀吓石秀，没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嫂嫂岂肯与你干休。  
 (南梆子) 潘氏女坐前堂自思自想，  
 思想起心内事好不悲伤。  
 但愿得杨大郎鸳鸯拆散，  
 我与那海师父日久天长。  
 杨雄 (内白) 走吓！  
 (杨雄上。)  
 杨雄 (西皮摇板) 在衙前辞别了众位宾朋，  
 自幼儿爱拳棒喜在眉容。  
 (白) 俺，杨雄。适才在衙前打了几路拳，耍了几路棒，太爷见喜，赏我大坛酒大方肉，故而吃了这样醺醺大醉。呐，石秀对我言讲，我妻潘巧云与那海阁黎有奸。今日回去，没有此事便罢，倘有此事，定不与那贱人干休。走吓！  
 (西皮摇板) 只吃得醉醺醺路走不稳，  
 一步儿来至在自家门庭。  
 (白) 来此已是。  
 开门来，呔！开门来！  
 潘巧云 (白) 想是大郎回来了，待我开门。  
 啊，大郎回来了。  
 杨雄 (白) 好贱人！  
 (杨雄坐。)  
 潘巧云 (白) 吓，大郎回来了么。

杨雄 (白) 好贱人!

潘巧云 (白) 云儿快来。  
(云儿上。)

云儿 (白) 大奶奶什么事?

潘巧云 (白) 你大爷回来了, 想是要喝茶, 快去取茶去。

杨雄 (白) 回来! 不用。

潘巧云 (白) 想是没有吃饭, 快做饭去。

杨雄 (白) 回来! 亦不用。

潘巧云 (白) 大爷今天回来, 茶不思, 饭不想, 你心里打算怎么样?

杨雄 (白) 云儿掌灯。

云儿 (白) 哦, 我们大爷要睡觉了。  
(杨雄、潘巧云同上同下演觉。)

杨雄 (白) 云儿, 看看外面什么叫?  
(云儿看。)

云儿 (白) 回禀大爷、大奶奶的话: 梁头燕儿入巢呢。

杨雄 (白) 梁头燕儿入巢, 好恼吓, 好恨! 好恼吓, 好恨!

潘巧云 (白) 梁头燕儿入巢, 大爷恼他何来, 恨他怎的?

杨雄 (白) 想那大雁, 逢死不配, 想那小燕, 到晚就要成双作对, 怎不叫人好恼吓, 好恨。

潘巧云 (白) 如此说来, 你该恼该恨。

杨雄 (念) 清晨起来入公衙, 一片心事乱如麻。猛虎口内夺脆骨, 事到头来不自由。  
(杨雄吐, 睡。潘巧云与云儿咬耳, 云儿下。【起初更鼓】。)

潘巧云 (南梆子导板) 听樵楼打罢了初更鼓响,  
(南梆子原板) 坐不安睡不稳心中自想。  
(白) 且住, 想我大爷往日回来, 欢天喜地, 今日回来, 愁眉不展, 是何缘故? 哦, 是了。  
(【起二更鼓】。)

潘巧云 (南梆子原板) 想是那小石秀对他言讲,  
因此上我大爷吵闹一场。  
(白) 哎呀, 且住, 想必是石秀在酒席筵前, 搬动是非, 也是有的, 石秀呀, 石秀, 没有此事便罢, 若有此事, 嫂嫂岂肯与你干休。  
(小和尚上。【起三更鼓】。)

潘巧云 (南梆子原板) 耳边厢又听得梆声响亮,  
(小和尚拍掌, 云儿上, 开门。)

云儿 (白) 我们大爷在家呢。  
(小和尚下。)

云儿 (白) 那是猫儿捕鼠。

潘巧云 (白) 退下了。  
(【起四更鼓】。)

潘巧云 (南梆子原板) 想必是海师父来到门上。  
但愿得我大爷早把命丧,  
我与那海师父日久天长。  
将身儿倒卧在象牙床上,  
到天明把此话细问大爷。  
(【起五更鼓】。天明。云儿上。)

云儿 (白) 大爷, 大奶奶, 天不早了, 该起来呐。

杨雄 (白) 云儿, 看洗脸水伺候。  
(杨雄、潘巧云、云儿同洗脸。)

杨雄 (白) 啊, 巧姐, 卑人昨晚带酒回来, 可曾讲些什么?

潘巧云 (白) 你吓, 没有说什么旁的话, 说的一个字。

杨雄 (白) 说的一个什么字?

潘巧云 (白) 你撒酒疯。

杨雄 (白) 呐, 杨雄,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昨晚与朋友吃酒, 带酒回来, 与自己老婆, 撒的什么酒疯啊?

巧姐，我往后戒酒不吃。  
 往后不要戒，少吃一点就是。  
 巧姐，看你脸上，变颜变色，莫非是有什么心事？  
 想我们妇道人家，吃得饱喝得足，一点心事也没有。  
 看你脸上，一定有什么心事。  
 想我纵有心事，你也猜不着。  
 慢说是你的心事，就是我们太爷的心事，不猜便罢，  
 要猜呢？  
 要猜，猜他一个八九。  
 今日简直也没有事情，你就猜上一猜。  
 啊，什么心事，哦，有了，我这头一猜，就要猜着了。莫非是街坊上邻舍，得罪了大姐？  
 大爷，你这头一猜——  
 猜着了。  
 猜错了。  
 怎么猜错了？  
 想我们街坊是好街坊，邻舍是好邻舍，想我们没有不是，纵有不是，不看在我们娘儿们，还要看在大爷面上，想你大爷，谁人不知，你在衙门里进，衙门里出，站了起来，一个粉红的头儿。  
 头儿就结了，不要上颜色。  
 如今上点颜色好看，他们也不好意思的，不是的。  
 啊，头一猜猜错了，第二猜一定要猜着了。  
 猜猜罢。  
 哦，莫非是潘老公得罪你了？  
 大郎，你这个第二猜——  
 猜着了。  
 更错了。  
 怎么又错了？  
 你想潘老公，他是我的爹……  
 （杨雄、云儿同允。）  
 怎么呐。  
 答应大奶奶的话头。  
 往后别……  
 别什么？  
 往后不要这么答应。你想潘老公，他是我的爹。他老人家，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我还敢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呢？不是的。  
 哦，又不是的。我这一猜，一定要猜着了。莫非是云儿这孩子，得罪了当家的大奶奶，待我来打她几下，与你出出气。  
 不是的，不是的，你想云儿，是我拿银钱买来的，我叫她上东，她不敢往西，我叫他打狗……  
 打狗不要拍我。  
 哎呀，我拍错了。我叫她打狗，她不敢骂鸡。我们娘儿俩，高兴起来，爱怎么玩，便怎么玩，不是的。  
 哦，又不是的，哎呀，好难猜的心事。这一猜，我一定猜着了。  
 请猜罢。  
 莫非卑人昨晚带酒回来，言语冒犯当家的大奶奶。  
 哎呀，你说的是谁？  
 就是我。  
 哎呀，我的大爷。  
 哎呀，我的大奶奶。  
 哎呀，我的大太爷。  
 哎呀，我的大太奶奶。

杨雄、  
潘巧云 (同白) 怎么这样客气。  
潘巧云 (白) 常言道得好，夫妻没有隔夜之仇。纵然有点不是，睡到半晚上，中间有个说和老人，满天云彩都散了。不是的。

杨雄 (白) 哦，又不是的，吓，这一下，一定要猜着了。莫非是石三郎得罪了大姐。  
潘巧云 (白) 你说的是谁？  
杨雄 (白) 说的是石三郎，石秀。  
潘巧云 (白) 大郎近前来。吓吓！石三郎，石三郎吓，他妈的石四郎呢！  
杨雄 (白) 哎，大姐，为何提起石家贤弟，这样烦恼？  
潘巧云 (白) 我们不说呢。  
杨雄 (白) 为什么不说了？  
潘巧云 (白) 你想我们妇道人家，吃饱了，喝足了，倒说我们搬动是非，说出来你也不信，我们不说了。

杨雄 (白) 哎，巧姐，如今我改了脾气，听老婆的话了。  
潘巧云 (白) 哎，如今你听老婆的话，可要发财了。  
杨雄 (白) 哦，难怪我老不发财，我没有听过老婆的话。

杨雄、  
潘巧云 (同白) 云儿打坐。  
(云儿摆坐。)

云儿 (白) 大爷大奶奶请坐。  
潘巧云 (白) 大爷请坐。  
杨雄 (白) 奶奶请坐。  
(杨雄、潘巧云同坐。)

杨雄 (白) 石贤弟怎样得罪了你？  
潘巧云 (白) 待我想想，哦，是的，就是天阴的那一天……  
杨雄 (白) 天阴怎么样？  
潘巧云 (白) 我在房里作活。  
杨雄 (白) 作活怎样么？  
潘巧云 (白) 石秀站在房门口。  
杨雄 (白) 房门口怎么样？  
潘巧云 (白) 我吓，怪难为情的。我叫石叔叔，上房里来坐坐。  
杨雄 (白) 进来了没有？  
潘巧云 (白) 他进来了。  
杨雄 (白) 进来便怎么样？  
潘巧云 (白) 东边有椅子，西边有凳子，他都不坐，一屁股坐在我们床上了。  
杨雄 (白) 哎，自己弟兄坐坐有何妨，不要紧的。  
潘巧云 (白) 我也是这么说，自己弟兄，坐坐也不要紧。坐住坐住，他就不老实呐。  
杨雄 (白) 怎么不老实？  
潘巧云 (白) 他抓住我的手，他说嫂子，嫂子，哎呀，我的嫂子呀！  
杨雄 (白) 哎哎哎，这是石秀的样儿？他没有这个毛病，后来便怎么样？  
潘巧云 (白) 他说嫂子，我们俩好一好。  
杨雄 (白) 什么叫作好一好？  
潘巧云 (白) 你们衙门里当差，连个好一好都不懂？  
杨雄 (白) 我倒不懂。  
潘巧云 (白) 他吓，他要动厅堂瓦。  
杨雄 (白) 什么叫做动厅堂瓦？  
潘巧云 (白) 他要动茅连草。  
杨雄 (白) 什么叫作茅连草？  
潘巧云 (白) 他要动色。  
杨雄 (白) 啊啊，这石秀混账，你就该提起我来。  
潘巧云 (白) 不提起你还则罢了，提起你来他急呢。  
杨雄 (白) 他怎么急呢？  
潘巧云 (白) 他将我按在床上，与我一个霸王硬上弓。

杨雄 (白) 哈哈，好厉害的霸王，跑在我杨雄家里上起弓来了！

潘巧云 (白) 啊，巧姐，这张弓可曾让他上去？

杨雄 (白) 你不要着急，我要上了这张弓，怎么让你在外面漏这个脸？

潘巧云 (白) 快讲，快讲！这是顶要紧的关头。

杨雄 (白) 我有一天在家，你教徒弟的把式，偷学了一着。

潘巧云 (白) 偷学了哪一着？

杨雄 (白) 他与我一个霸王硬上弓，我攥住他两个手腕子，与他一个喜鹊登梅，把他登跑了，你瞧好是不好？

潘巧云 (白) 好，还是杨雄的老婆，会喜鹊登梅，若不是喜鹊登梅，我就要当了此道了。

杨雄 (白) 我说你呀，幸亏娶了我这个老婆，要是娶了不三不四的，你早就当了忘八了，话也说完，信也由你，不信也由你。

潘巧云 (白) 云儿，打坐。

杨雄 (白) 哈哈，她们说这个话，我不能相信。

潘巧云 (白) 吓，巧姐，你说这个话，我全不相信，我那石贤弟，不是这样的人。

杨雄 (白) 你瞧，不说叫我说，说出他又不相信，吓，二郎，你不信我的话，你去问问云儿这丫头，她也上过他的当。

潘巧云 (白) 哦，云儿也上过当，快些过来，告诉你大爷。

杨雄 (白) 云儿过去，把这话告诉你家大爷。

潘巧云 (白) 把石叔叔的话，告诉我听听。

云儿 (白) 我不敢说，说出来石叔叔回来，要打我的。

杨雄 (白) 他要打你，有你大爷，快些讲来。

潘巧云 (白) 待我想想。哦，就是前天。

杨雄 (白) 前天怎么样？

潘巧云 (白) 我在房里梳头。

杨雄 (白) 梳头怎么样？

潘巧云 (白) 石叔叔在外头宰牛，我头也梳好，他的牛也宰完了，他站在我房门口。

杨雄 (白) 站在房门口作什么？

潘巧云 (白) 他就进来了。

杨雄 (白) 进来作什么？

潘巧云 (白) 他抓住我的手，他说云儿云儿，我的宝贝，他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我是苹果桃。

杨雄 (白) 什么叫作苹果桃？

潘巧云 (白) 苹果桃就是十六。

杨雄 (白) 他为什么问你多大岁数？

潘巧云 (白) 他说云儿你老大不小了，有婆婆家没有婆婆家？

杨雄 (白) 有婆家，无婆家，有你二郎大奶奶作主，与他什么相干？

潘巧云 (白) 我也这么说，他说没有婆婆家，你答应我，我与你打簪子买锄子。

杨雄 (白) 这是什么话，你就该提起你大爷。

潘巧云 (白) 哎呀，不提你呐，还好。

杨雄 (白) 提起我来呢？

潘巧云 (白) 他说连大爷大奶奶一块玩。

杨雄 (白) 二郎，你交的好朋友，近前来。吓吓啐！你交的好朋友！

潘巧云 (白) 哎呀，石秀，我把你当作仁人君子，谁知你……哎呀，石秀背后也提过她来。

杨雄 (白) 啊，巧姐，你么背后藐视石秀，石秀背后也讲过你呀。

潘巧云 (白) 想我们妇道人家，有什么给他说的，说出来我们听听。

杨雄 (白) 哎呀，不说也罢，说出来有些难为情。

潘巧云 (白) 有什么难为情，他说什么？

杨雄 (白) 哎呀，不说也罢。

潘巧云 (白) 不要紧的，说出来。

杨雄 (白) 他说你吓……

潘巧云 (白) 他说我什么？

杨雄 (白) 他说你私通一个和尚头。

潘巧云 (白) 啊呀，这个话是石秀说的么？

杨雄 (白) 不是石秀说的, 我还要这个好看么?  
 潘巧云 (白) 石秀吓, 石秀, 我把你这个忘八蛋造的。  
 云儿, 拿剪子剪头发, 我去当尼姑不活了, 单说我偷和尚。  
 (潘巧云哭, 云儿哭。)  
 杨雄 (白) 不要啼哭, 叫他算清账目, 早离我家。  
 潘巧云 (白) 你舍得你的好朋友么?  
 杨雄 (白) 云儿请你爷爷。  
 云儿 (白) 爷爷有请。  
 (潘老丈上。)  
 潘老丈 (白) 哽吓。  
 (念) 老汉今年八十一, 养个儿子九十九, 添个孙子一百一。  
 杨雄 (白) 哎, 老丈人。  
 潘老丈 (白) 女婿大官人, 请坐, 请坐。  
 潘巧云 (白) 爹吓, 我们有礼了。  
 云儿 (白) 爷爷有礼。  
 潘老丈 (白) 罢了, 大清早起, 把我弄出来做什么?  
 杨雄 (白) 把你请出来的。  
 潘老丈 (白) 请出来弄出来, 我总要出来, 什么事?  
 杨雄 (白) 如今买卖, 作不成了。  
 潘老丈 (白) 顶好生意, 怎么作不成了?  
 杨雄 (白) 人心大变。  
 潘老丈 (白) 哎吓, 这个怎么变? 把我变住了, 我不懂, 这句话, 什么话? 云儿这孩子长的聪明, 我来问问她。  
 云儿你过来。  
 云儿 (白) 爷爷什么事?  
 潘老丈 (白) 你大爷大奶奶, 说的人心大变, 这是什么话? 我不懂。  
 云儿 (白) 我说爷爷, 你胡须都白了。  
 潘老丈 (白) 胡须白了, 怎么样?  
 云儿 (白) 连个人心大变都不懂。  
 潘老丈 (白) 这句话, 我到不懂。  
 云儿 (白) 人心大变就是大变人心。  
 潘老丈 (白) 劳你的驾, 你不说, 我倒明白, 你这一说, 我更糊涂了, 应在谁人的身上?  
 杨雄、  
 潘巧云 (同白) 应在石秀的身上。  
 潘老丈 (白) 这是好伙计。  
 杨雄 (白) 不要多管闲事, 取我的衣帽过来, 上衙门去了。正是:  
 (念) 站在人前貌堂堂,  
 潘巧云 (念) 酒后休把廉耻忘。  
 杨雄 (念) 栽花休栽无结果。  
 潘巧云 (白) 大郎!  
 (念) 交友休交无义郎!  
 杨雄 (白) 好吓! 好一个“交友休交无义郎”。走吓!  
 石秀 (内白) 哽嚇!  
 (石秀上。)  
 石秀 (白) 杨仁兄, 起身甚早。  
 杨雄 (念) 贫贱之子不押富,  
 石秀 (念) 听妻背言反说吾。  
 杨雄 (念) 沙滩无水怎撒网,  
 石秀 (念) 目不识俺大丈夫。  
 杨雄 (白) 哪一个大丈夫?  
 石秀 (白) 俺是大丈夫。  
 杨雄 (白) 近前来。吓吓吓! 匹夫之辈。  
 (杨雄下。)

石秀 (白) 吓，我与杨仁兄朋友相交，就是这样的看待，也罢，不免算清了账目，早离他家。正是：

(念) 久住令人贱，贫寒亲也疏。再住三五载，

潘巧云 (白) 他来呢，云儿打坐。

石秀 (白) 吓！

(念) 相交不如初。吓，老丈。

潘老丈 (白) 原来是石伙计。

云儿，与石叔叔看坐。

潘巧云 (白) 慢着，我们这里，不是庵观寺院，招商客店，爱来就来，爱走就走。云儿，与我骂出去。

(云儿骂。)

云儿 (白) 石秀忘八造的！

石秀 (白) 嫂嫂，俺无非短你几两银子，何须叫骂英豪。

潘巧云 (白) 你拿过来。

石秀 (白) 取俺的包裹来吓。

潘巧云 (白) 云儿拿他的原行包裹。

(云儿取布。)

云儿 (白) 拿去。

石秀 (白) 俺要俺的原行包裹，谁要你这肮脏的东西。

潘巧云 (白) 云儿，叫你取他原行包裹，你怎么把骑马布拿出来了？

云儿 (白) 哦，拿错了。

潘巧云 (白) 快拿去。

(云儿取包裹。)

云儿 (白) 这是他的原行包裹。

潘巧云 (白) 拿过来。

石秀 (白) 石秀，这是你的原行包裹，好比乡下老儿卖布，夹住跟我走，跟我走！

石秀 (白) 哦！

潘老丈 (白) 这叫作人心大变。

石秀 (西皮原板) 石三郎进门来云儿骂道，只骂得小豪杰脸上发烧。忍不住心头火与她吵闹，

潘老丈 (白) 石伙计，常言道得好，好男不同女斗，好鸡不同狗斗，有什么事情，你看在我爷爷面上。

(潘巧云、云儿、石秀同允。)

石秀 (西皮原板) 还看在杨仁兄朋友相交。辞别了潘老公忙登路道，从今后再不能把你来瞧。

潘老丈 (白) 石伙计，此番走，身上可有盘费？

石秀 (白) 这……惭愧。

潘老丈 (白) 年轻的人好胜，不肯说没钱，我来交朋友。云儿过来。

云儿 (白) 爷爷什么事？

潘老丈 (白) 替你爷爷开库。

云儿 (白) 爷爷造反？

潘老丈 (白) 作官的开银库，我老头子开一条棉裤，有一锭银子，与我拿出来，我要交朋友。

云儿 (白) 不要与他，留住吧。

潘老丈 (白) 你不要管，快拿来。

云儿 (白) 爷爷，拿出来了。

潘老丈 (白) 什么？

云儿 (白) 银子，你的棺材本，少要交朋友。

潘老丈 (白) 小丫头，不要多话。石伙计，你要走了，我又留不住，我这里有碎散银子，与你买饭不饱，买酒不醉。

石秀 (白) 咳，愧领了。  
(西皮原板) 谢过了潘老丈恩高义好，  
你令媛她待我不如蓬蒿。  
见了那潘家女就把牙咬，  
(潘巧云咬牙，潘老丈打。)

潘巧云 (白) 哎呀，打痛我的腰了。  
潘老丈 (白) 你真会做戏，我打的椅子背，没有打你的腰。人家要走了，不吃还要吃，不交还要交，不要人家走后去骂你，你过去说两句好话，灌灌迷汤。

潘巧云 (白) 哦，说好话，我会说，你瞧见他气就来了，好话打哪里说起？  
呀，石叔叔吓，哈哈，嫂子我不会吃酒，清早起来，吃了几杯早酒，酒言酒语，得罪了你，你把包裹拿回来，再住这三两天，一半天，你哥哥不在家，嫂子作不了主，你跟我走罢！

石秀 (白) 哦。  
潘老丈 (白) 你不是迷汤，这成了米汤。  
石秀 (西皮原板) 她那里假意儿将我来招。  
走上前施一礼口尊嫂嫂，  
潘巧云 (白) 你张口嫂嫂，闭口嫂嫂，嫂嫂待你，有什么好处？  
石秀 (白) 有好处。  
潘巧云 (白) 你讲。  
石秀 (白) 你听。  
(西皮原板) 这几日连累你多受煎熬。  
潘巧云 (白) 说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有良心的话来，嫂嫂清早起来，头也不梳，脚也不裹，前厅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前厅，我为的是谁吓？  
石秀 (白) 为的是哪一个？  
潘巧云 (白) 我为的是你。  
石秀 (白) 你为的是我，你为的是我？  
潘老丈 (白) 慢着，慢着，石伙计，为什么事吵起来了？  
石秀 (白) 你令媛言道：清早起来，前厅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前厅，她为的是我。  
潘老丈 (白) 小心些，我没听见，再说我听听。  
石秀 (白) 她说前厅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前厅，她为的是我。  
潘老丈 (白) 你不要生气，待我问问她。  
丫头，你说清早起来，头也不梳，脚也不裹，前厅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前厅，你为的是谁？  
潘巧云 (白) 为的你石伙计。  
潘老丈 (白) 不是的。  
潘巧云 (白) 为谁吓？  
潘老丈 (白) 为的那一个没有辫子的和尚头。  
石秀 (白) 着吓！  
(西皮原板) 杨仁兄回家来好言禀告，  
俺去后休得要叫骂英豪。  
潘巧云 (白) 你嫂子一生一世不会骂人。  
石秀 (白) 你不会骂人？  
潘巧云 (白) 不会骂人。  
石秀 (白) 你不会骂人？  
潘老丈 (白) 什么事，什么事？  
石秀 (白) 你令媛言道，她不会骂人。  
潘老丈 (白) 我来问问。  
你说你不会骂人，你骂起人来好有一比。  
潘巧云 (白) 好比什么？  
潘老丈 (白) 葡萄拌豆腐，一夺掠一块。  
石秀 (白) 着吓！  
(西皮摇板) 口似砂糖舌如刀。  
潘巧云 (白) 哎呀，石秀你说嫂子口似砂糖舌如刀。想我们妇道人家，一要行的正，二要走

的端，三条大路走中间，大爷简直说开了，一不作贼。

石秀 (白) 好，我问你这二？

潘巧云 (白) 二吓……

石秀 (白) 我问你这二？

潘巧云 (白) 你管不着。

石秀 (白) 你这二，你这二。

潘老丈 (白) 石伙计，什么事？

石秀 (白) 她言道，一不作贼，我问她这二。

潘老丈 (白) 哎吓，留神我的眼珠子。你不要生气，我来问她这二。

吓，丫头，你说三条大路走中间，我问你这一？

潘巧云 (白) 一不作贼。

潘老丈 (白) 好，我老头子露脸。我问你这二？

潘巧云 (白) 爹吓，你怎么也要问这二。

潘老丈 (白) 二上我有一百洋钱孤丁，要紧的。

潘巧云 (白) 二吓，不偷人家的。

潘老丈 (白) 哎吓，你就坏的这个二上了。

石秀 (西皮摇板) 心如狼虎未长毛。  
有朝犯在三郎手，  
钢刀之下岂能饶。

潘巧云 (白) 量不就。

石秀 (白) 量得就。

潘巧云 (白) 量不就。

石秀 (白) 量得就。

(西皮摇板) 今日与你分别了，  
除非是你死我活两开交。

(笑) 哈哈，吓哈哈！

(白) 再不来了。

(石秀下。)

潘巧云 (白) 好了，好了，去了。

潘老丈 (白) 石秀去了，你们开心了。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石秀走了，我们是开心了。

潘老丈 (白) 石秀走了，我要哭了。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爹吓，你为什么在那里发笑了？

潘老丈 (白) 我在这里哭呀。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你哭什么？

潘老丈 (白) 石秀在这里，刀前刀后，肉都与我吃。他走了，我没肉吃，我怎么不哭。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我们娘儿两个的都给你吃，你不要哭。

潘老丈 (白) 你们二人的肉，有一点骚气，我不要吃，你们养养儿女往上长。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不往上长，还往下长？

潘老丈 (白) 哦，往上长？养儿子，千万让他姓杨。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爷爷回来，你这个话，话里有话，杨雄的儿子不姓杨，姓什么？

潘老丈 (白) 哦，杨雄的儿子是姓杨罢。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爷爷回来，把这话说得明白，杨雄养的儿子，不姓杨，姓什么？

潘老丈 (白) 姓杨就姓杨罢。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你把话说明白了，放你走。

潘老丈 (白) 真要让我说明白了, 有点难为情, 不好意思说。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不要紧的, 你说罢。

潘老丈 (白) 哦, 好, 杨雄养的儿子, 千万让他姓杨, 不要姓海, 海和尚, 海阁黎。  
(潘老丈下。)

潘巧云 (南梆子) 老爹爹说此话把我戏耍,  
倒叫我潘巧云无有话答。  
叫云儿你与我把门关上,  
等候了海师父来到此间。

(潘巧云、云儿同下。)

## 【第二场】

(小和尚引海阁黎同上。)

海阁黎 (南梆子) 适才间在礼堂拜佛念经,  
忽然间想起了美貌佳人。  
叫徒弟你与我梆儿敲定,  
我与那潘巧云叙叙旧情。

(云儿上。)

云儿 (白) 有请大奶奶。

(潘巧云上。)

潘巧云 (南梆子) 耳边厢又听得梆声响亮,  
想必是海师父来到门上。  
叫云儿你与咱们儿开放,  
我与你红罗帐好配鸾凰。

(潘巧云、云儿、海阁黎、小和尚同下。)

## 【第三场】

(石秀上。)

石秀 (南梆子) 我与那潘巧云一场吵闹,  
只气得小豪杰脸上发烧。  
我这里正行走阳关大道,  
心中恶气怎能消!

(酒家上。)

酒家 (白) 敢莫是石伙计?

石秀 (白) 正是。

酒家 (白) 你慌慌张张哪里去呢?

石秀 (白) 俺另有别事。

酒家 (白) 石伙计面上气色不对。

石秀 (白) 酒保, 杨仁兄不在家中, 命俺巡更守夜, 手中兵刀无有。

酒家 (白) 我这里有把刀。

石秀 (白) 有刀, 好, 借刀一用。

酒家 (白) 你看称手不称手?

石秀 (白) 好钢刀称手, 告辞了。

酒家 (白) 石伙计, 我这里有酒喝两盅助助肚量。

石秀 (白) 有酒?

(酒家允。)

石秀 (白) 酒家看酒来。

(石秀吃酒。)

酒家 (白) 石伙计再喝两盅。

石秀 (白) 吃够了。

酒家 (白) 石伙计, 天已不早, 人也不少, 该走了。

石秀 (白) 酒家，酒钱上得帐上，改日登门叩谢，告辞了。  
 (南梆子) 在酒楼我得了钢刀一把，  
 (石秀耍刀，下。酒家随下。)

## 【第四场】

潘巧云 (内西皮导板) 今日好比七月七，  
 (潘巧云、海阁黎同上，云儿随上。)

潘巧云、  
 海阁黎 (同西皮摇板) 牛郎织女会佳期。  
 (海阁黎叹。)

潘巧云 (白) 海师父，为什么唉声叹气？

海阁黎 (白) 昨晚偶得二梦，甚是不祥。

潘巧云 (白) 头一梦？

海阁黎 (白) 梦见高楼品箫。

潘巧云 (白) 高楼品箫，你的声名在外。

云儿 (白) 不是的，不是的。

潘巧云、  
 海阁黎 (同白) 怎么不是的？  
 云儿 (白) 高楼品箫，海师父有出去的气，没有回来的气。

潘巧云、  
 阁黎 (同白) 哼，什么话。

潘巧云 (白) 第二梦？

海阁黎 (白) 梦见海中漂口棺材。

潘巧云 (白) 你姓海，海中漂口棺材，你要发财了。

云儿 (白) 不对，不对，海师父姓海，海中漂口棺材，海师父死无葬身之地。

海阁黎 (白) 住口！  
 (西皮摇板) 丫头说话太无情，  
 开出口来便伤人。  
 云儿与我们开定，

(潘巧云、云儿同下。石秀上。)

石秀 (白) 什么人？

海阁黎 (白) 海……海和尚。

石秀 (白) 前来作甚？

海阁黎 (白) 我化缘来了。

石秀 (白) 白天不来化缘，晚上来此作甚？

海阁黎 (白) 白天我没工夫，我化的夜缘。

石秀 (白) 讲了实话便罢，如果不然，我就要……

海阁黎 (白) 潘巧云叫我前来。

石秀 (白) 不枉俺胸中韬略。海和尚，你将僧衣僧帽留下。

海阁黎 (白) 要僧衣僧帽不行。

石秀 (白) 你脱是不脱？

海阁黎 (白) 我不脱。

石秀 (白) 不脱我就要……

海阁黎 (白) 脱脱脱。

(海阁黎脱衣。)

石秀 (白) 海和尚，想你出家人，这件色衣哪里来的？

海阁黎 (白) 乃是潘巧云赠与我的。

石秀 (白) 也替我留下。

海阁黎 (白) 要这件衣裳，把我杀了也是不脱的。

石秀 (白) 你脱是不脱？

海阁黎 (白) 我不脱。

石秀 (白) 你不脱我就要……

(海阁黎脱衣。)

海阁黎 (白) 你放我过去罢。

石秀 (白) 下次来是不来?

海阁黎 (白) 下回再也不来了。

石秀 (白) 我却不信。

海阁黎 (白) 情愿盟誓。

石秀 (白) 你且盟来。

海阁黎 (西皮摇板) 走上前来忙跪定,  
过往神灵听我云:  
我若下回来到此,  
叫我来世变苍蝇。

石秀 (西皮摇板) 自幼出家入佛门,  
并无半点敬佛心。  
今天犯在三郎手,  
钢刀之下送儿的命残生。

(石秀杀海阁黎, 海阁黎下。)

石秀 (白) 海和尚一死, 俺不免将尸首移在杨雄的后门。

(杨雄上。)

杨雄 (白) 什么人?

石秀 (白) 石秀。

杨雄 (白) 你还不曾回去?

石秀 (白) 你家出了人命, 俺往哪里去?

杨雄 (白) 我家出了什么人命?

石秀 (白) 海和尚被俺杀死。

杨雄 (白) 尸首现在何处?

石秀 (白) 现在你家后门。

杨雄 (白) 我却不信。

石秀 (白) 随俺看来。

杨雄 (白) 不错, 待我将贱人杀死。

石秀 (白) 且慢, 杀死嫂嫂, 你我弟兄难出蓟州。

杨雄 (白) 依你之见?

石秀 (白) 依小弟之见, 诓嫂嫂至翠屏山烧香还愿, 中途路上再杀不迟。

杨雄 (白) 好!

(念) 二人定计二人知,

石秀 (念) 却莫走漏这消息。

(杨雄、石秀同下。)

## 【第五场】

(云儿上。)

云儿 (白) 大奶奶大事不好了!

(潘巧云上。)

潘巧云 (白) 什么事?

云儿 (白) 海师父被人杀死了。

潘巧云 (白) 现在哪里?

云儿 (白) 现在后门。

潘巧云 (白) 哎呀, 海……

(杨雄上。)

杨雄 (白) 好, 忘八蛋!

(杨雄进门。)

杨雄 (白) 啊, 巧姐在此作甚?

潘巧云 (白) 我与云儿闹着玩的。

杨雄 (白) 为何眼中流泪?

潘巧云 (白) 云儿手指，碰着我眼睛。  
(杨雄背躬。)

杨雄 (白) 辩得倒也干净。  
取我香袋戒刀过来。

潘巧云 (白) 大郎，要香袋戒刀何用？

杨雄 (白) 翠屏山烧香还愿。

潘巧云 (白) 为妻也要前去。

杨雄 (白) 好，明天一同前去。

云儿 (白) 大爷，我也要去。

杨雄 (白) 小孩子不去也罢。

云儿 (白) 我与大奶奶要死，死在一处。

杨雄 (白) 这是什么话！  
(杨雄下。)

潘巧云 (哭头) 哎吓，海师父吓！  
(西皮摇板) 但不知是何人将你来杀，  
到叫我潘巧云痛在心肠。  
叫云儿把尸首与我搭上，  
明日里我主仆翠屏山上。

(潘巧云、云儿同下。)

## 【第六场】

(石秀上。)

石秀 (西皮摇板) 杀和尚我得了僧衣僧帽，  
诓嫂嫂翠屏山来把香烧。  
眼望见翠屏山一座大庙，  
杨仁兄他到此再把手招。

(杨雄上。)

杨雄 (南梆子) 贱人作事太不良，  
暗地私通海和尚。  
迈步且把翠屏山上，  
贱人到此问端详。

潘巧云 (内西皮导板) 潘巧云出门来泪流满面，  
(潘巧云、云儿同上。)

潘巧云 (西皮摇板) 怎不叫人痛心间。  
叫云儿你与我把路来带，  
嫂嫂你来了。

石秀 (白) 我来了。

潘巧云 (白) 来得好！

石秀 (白) 云儿我们回去吧。

杨雄 (白) 云儿哪里走！

潘巧云 (白) 今日日子不好。

杨雄 (白) 良辰吉日。

潘巧云 (白) 我身上来了……

杨雄 (白) 石秀，你说你嫂嫂与海和尚有染，有何凭证？

潘巧云 (白) 呀呀呸！石秀，自古道捉奸？

石秀 (白) 要双。

潘巧云 (白) 捉贼？

石秀 (白) 要脏。

潘巧云 (白) 有何脏证，拿来我看。

石秀 (白) 不看也罢。

潘巧云 (白) 一定要看。

石秀 (白) 着！

(西皮摇板) 翠屏山前举家吵，  
不由得小豪杰气上眉梢。  
我把实话与你讲，  
休得撒野来放刁。

杨雄 (白) 你拿来我看。  
石秀 (白) 你等着。

(西皮摇板) 取出嫂嫂香莲袄，  
(白) 你瞧，你看。

杨雄 (白) 还有么？  
石秀 (白) 你等着。

(西皮摇板) 僧衣僧帽和道袍。  
(白) 你瞧，你看。  
(西皮摇板) 自己妻子不训教，  
反来背地骂故交。  
(白) 近前来，呸，呸，呸！

(杨雄杀云儿，云儿下。)

潘巧云 (西皮摇板) 一见云儿命丧了，  
石秀 (白) 杨仁兄，你与我杀！  
嫂嫂你与我死！

潘巧云 (西皮摇板) 怎不叫我痛在心。  
我只得近前来把石叔叔哀告，  
吓吓吓，石叔叔吓！  
石叔叔饶我命残生。

石秀 (白) 你为何不杀？  
杨雄 (白) 夫妻难以下手。  
石秀 (白) 你不杀她，我杀你。  
杨雄 (白) 贤弟与我代杀。  
石秀 (白) 难道连累我的人命不成？  
杨雄 (白) 待我对天一表。  
(西皮摇板) 走上前来忙跪定，  
尊声过往一神灵：  
我若三心与二意，  
叫我死后不转人。

(石秀杀潘巧云，潘巧云下。)

杨雄 (白) 贱人心意如何？  
石秀 (白) 心似桃花。  
杨雄 (白) 一家人被你杀的干干净净，你我何处安身？  
石秀 (白) 你我弟兄投奔梁……  
杨雄 (白) 噤声！

(杨雄、石秀分左右看。)

杨雄 (白) “梁”什么？  
石秀 (白) 梁山。  
杨雄 (白) 走吓！  
石秀 (白) 走吓！杨仁兄，你敢莫有后悔之意？  
杨雄 (白) 大丈夫焉能后悔。  
石秀 (白) 既然不后悔，你我走吓！

(杨雄、石秀同下。)

(完)